



应坚散文

哑口

哑口是永康方言对哑巴的俗称。

哑口当年三十来岁,以沿街帮人打短工为生,挑水、担柴、搬家、做煤饼、夯土、筑墙、修漏、垒猪圈,总之哑口啥活都干,所以无人不识。他身材高大,膀阔腰圆,不是夏天也喜欢打赤膊。大概是长年累月用右肩负重担的缘故,哑口的身板变了形。身上的肌肉虽块块隆起,但整个人却左低右高,右肩上多了一块发面状的肉块,让他看上去东倒西歪的。

哑口可怜,从小就没了娘,父亲从南京自来水厂退休,回到故乡与哑口相依为命。哑口没活干的时候,就靠父亲那点微薄的退休金度日。哑口的父亲瘦高个,唇边长一小撮山羊胡,常常背着双手溜达来家来找祖父下棋。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我时眼睛一亮,对爷爷夸奖说:你孙子长得好,是少年姜维啊!可从那以后我就不喜欢哑口的父亲了。因为我从小就看《三国演义》,知道姜维是谁。姜维虽然少年得志智勇双全,还是诸葛亮的接班人,可他却英年命短,孔明死后他辅佐阿斗独撑乱局,最后死于邓艾刀下,被剖腹挖肝,胆大如鸡卵。

街坊邻居都知道哑口是个孝子,至性之人。因为他每天最喜欢做的就是用锄把子挑着一只畚箕,低着头用眼睛扫马路。看见碎砖头破瓦片就用锄把子一勾拾到畚箕里,拾满一畚箕就挑到城关西山头的山陇脊背上。那里坐北朝南有个硕大的椅子坟,已经垒了一大半,还没有立碑。由于周边大都是土坟堆小墓穴,这座椅子坟就显得格外高大气派,这都是哑口平日一砖一瓦攒起来的。知情人说,那是他给自己还健在的老父亲修的坟。不识字没文化的哑口,却懂得啥是百善之首。

由于缺少女人打理,哑口家老少两个光棍平日都衣衫不整。哑口更甚,胡子茬暴突,头发又浓又密,远远看去像一个野人。父亲那时练习理发手艺正缺人头,那一天把哑口从街上拽了回家。搬了个骨牌凳让哑口坐下,围上白布,用理发推子开始给他剃头。哑口倒也无言,听凭摆弄。父亲手艺差,拾掇了半天也没整出个顺眼发型,最后还是老规矩,给哑口剃了个光头,总算把哑口整利索了。哑口起身摸摸头,憨笑一声也不道谢,腆着脸慢慢走了出去。过了半晌,哑口又折了回来,把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张皱巴巴的一毛钱纸币塞给了父亲。父亲笑着连忙摆手,把钱塞回了哑口的口袋。哑口懂事,既然理发就天经地义要付钱,哑巴吃扁食心中有数呢。

不过哑口也有一个恶习,抢棒冰。夏日里,上街头常见背着木头箱子卖棒冰的。有那年轻母亲给孩子买上一块,孩子接过来还没来得及吃,旁边突然伸出一只手,闪电般将棒冰抢走。定睛一看原来是哑口,他已经逃得远远地,然后回过头来傻笑。我曾经被抢过一回,也多次看到别的孩子被抢,因此印象深刻。小点的孩子几乎无一例外会嚎啕大哭,倒不是可惜那块棒冰,完全是被哑口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住了。而此时的哑口虽有赧颜,却只是回报傻笑,然后剥开棒冰纸,一口一口小心地吮着,在孩子母亲的怒骂声中慢慢远去。

哑口三十大几了还没有讨老婆。这样的人,连自己都养不活又不善表达,谁还会主动关心他的婚姻大事呢?可我知道哑口是喜欢女人的。那天下午我去南溪游泳回来,在夕阳的余晖下,我远远地看见了哑口。他正躲在一个巷口,利用墙壁的遮挡悄悄打量近处一个青年妇女。看得出那位妇女怀了孕,身材凹凸有致,正骄傲地挺着大肚子和一个熟人说话。只见哑口躲在一旁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妇女的身材上下扫描。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可怜的哑巴,可那一刻不知怎么,我突然从哑口的眼神里读出了他内心复杂的情绪:艳羡、爱慕、渴望和无奈。

最后一次见到哑口是在许多年以后,我已经在外成家立业,那次带着儿子坐班车回老家探亲过年。刚出车站,背后突然被人猛拍了一下,手法之重,感觉就像是被一块砖头击中了似的。我回头惊看,原来是多年未见的哑口,他居然还认得我。当然,我也一眼认出了他。哑口扛着一肩绳索,看上去是在车站一带做脚力。他指着我笑得纯真,好像老朋友邂逅,那神情特别让我感动。我扬起笑脸和哑口打了个招呼,他指指我的儿子又对着我,双手上下比划了半天,嘴里唧唧唧说个不停。哑口没上过学,也不识字,他自己创造的手语连聋哑学校的老师都不太懂。可那天我突然明白了哑口的意思。他一定是在说,当年的我,就像眼前我10岁的小儿子一样大一般高。我连忙拼命点头,并蹲下来靠在儿子身边,用手削过我们父子几乎平行的头顶,无师自通地向哑口比划自己当年就是像我儿子这般高,并连连向他翘起大拇指示意。哑口乐不可支,唧唧呀呀比划得更厉害了。

他还是那样高大,蓬头垢面,胡子拉碴,双肩一头高一头低。常年的强体力劳动虽然让他看上去还算结实,却明显苍老了。哑口的老父亲一定早就去世了,现在不准土葬了,那座椅子坟完工了么?拆迁了么?没有了老父亲的退休工资,哑口靠什么生活呢?他娶妻了么?平时谁给他做饭?晚上谁给他暖被窝?我很想知道,可我不敢想,也不便问。我领着儿子告别了哑口,无言地离开了车站。

从那以后又过去十多年了,我再也没见过哑口。不久前回了趟老家,遇见了阿明。阿明是大老板,他在市郊白垭里溪边的别墅占地800平方米,鱼池里养着清一色一米多长的五色锦鲤。中午阿明请我吃一种罕见的动物肉,我嚼着那僵滞硬硬不知何味的肉片,不知怎么忽然又想起了哑口。时代早已巨变,老家已成富裕之乡,唯独哑口的命运依然没有答案。我想,哑口如果还活着,能得到一份低保,那应该就是他的造化了吧。

永康瑞金医院
眼科/内科/儿科/外科/妇科/中医科
地址: 永康东大街(会康路163-177号) 联系电话: 0579-89200516(391520)

本栏目由民建会员企业永康瑞金医院独家赞助

新诗看台

永康日报、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
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

颜梅玖的诗

湖边

阵雨已经停了。湖面漾起细小的波纹
我久久地徘徊着
湖里长满了浮萍和水草
不远处,一大片茂盛的无花果树
缀满了青涩的果子
它们藏在闪亮的枝叶下
孤独而安静
岸边一棵巨大的柳树
低垂着头,在鸟雀声中轻轻颤栗
我靠着它坐下来
我等待自己
也在南风的拂动下,将无数墨绿的思想分支
伸向湖水

流言

有关她的流言
比她到过的地方多得太多
她爱过高黎贡山骑马的流浪汉
她睡过乌兰察布大草原抱着马头琴的美男子
她和刺尔滨河畔的一等一猎手疯狂了三天三夜
据说她现在又顶着赤红烈日去新疆
路上遇到高大的设计师,结伴又去了印度
假如有人问她:艾米娜,你听到什么啦?
她就笑一笑,没什么

她是流言本身
冷漠的,孤独的,两个永远挨在一起
却又无法沟通的词语

父亲

第一次看到那张照片时
我大吃一惊
那时,父亲身着长衫
搭一条灰色的围巾
他微笑着
镜片后的眼睛,深邃,自信
典型的民国美男子
丝毫也看不出,日后他成了一个酒鬼
没有酒,就会抓狂
每次对别人提起他
我都会自豪地炫耀他年轻时的儒雅
而同时,我眼前总会浮现出
他六十多岁时的一张照片:
蓝色的中山装,一顶前进帽
端坐在一张八十年代的粗糙的木桌上
捧着一本书
竭力保持他的知识分子形象
实际上,他已经患上了严重的
脑血栓和痔疮
时间背叛了他
两鬓斑白,眼窝凹陷
忍辱负重直到死掉
也没有做出让他自己满意的事情
只不过,干枯的眼睛更加灵活
时刻警惕母亲偷走他的酒瓶
而我现在,也在虚掷生命
透过玻璃窗
我看到大街上的人在吵闹。此刻
我很想掴每人一巴掌,包括我自己

(特邀组稿 陈星光)

大白鹅

大司巷幼儿园

小班
撕贴坊供稿



百年山川

传承中华文化
弘扬国医国药



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
电话: 0579-87830120 87126908
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
电话: 0579-87117752